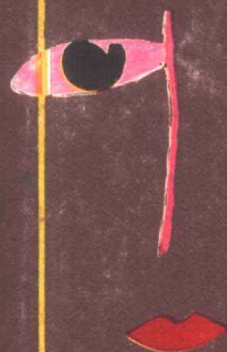


807538

北
島

0318

112, 2



归来的陌生人



归来的陌生人

花城出版社

归来的陌生人

北 岛

•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375印张 8插页 140,000字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440册

书号 10261·805 定价 1.60元

目 录

215	208	195	180	161	152	1
幸福大街十三号	交叉点	稿纸上的月亮	旋律	归来的陌生人	在废墟上	波动

波 动

〔杨讯〕

车站到了，缓冲器吱吱嘎嘎地响着。窗外闪过路灯、树影和一排跳动的栅栏。列车员打开车门，拉起翻板，含糊不清地嚷了句什么。一股清爽的空气迎面扑来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，走下车厢。

站台上空荡荡的。远处，机车喷着汽，一盏白惨惨的聚光灯在升腾的雾气中摇曳。从列车狭长的阴影里传来小锤叮当的敲击声。

夜，沿着微风的方向静静流动。

检票的老头依在栅栏门上打瞌睡。一颗脱落的铜钮扣吊在胸前，微微摇晃。他伸了个懒腰，从口袋里摸出怀表说：“又晚点了，呸，这帮懒骨头。”他把票翻来翻去，然后长

长地打了个哈欠，把票递过来。“我去过北京，天桥、大栅栏、花市，没啥。”

我递给他一支烟。“您什么时候去的？”

“民国二十三年。”他划着火柴，用手挡住风。火光在他的指缝间和额头上跳了跳，他贪婪地吸了一口。“那年正赶上我娶媳妇，去扯点花布啥的。”

车站小广场飘着一股甜腻腻的霉烂味。候车室门口的路灯下停着辆大车。辕马不时地打着响鼻，在地上嗅来嗅去。车把式斜躺在大车上，一只脚垂下来。我放下提包，点起一支烟，把火柴棍扔进旁边黑洞洞的小水洼里。

一路上，没有月亮，没有灯光，只在路沟边草丛那窄窄的叶片上，反射着一点点不知打哪儿来的微光。忽然，亮着灯的土房从簌簌作响的向日葵后面闪出来，它蹲在一块菜地中间，孤零零的。挂在门前的一串红辣椒，在灯光下十分显眼。

我把提包换了换手，走过去。

“老乡，”我在门上敲了敲。“给口水喝吧。”

没有动静。

我用力敲着。“老乡——”

窸窣声。我感到有人就站在门后面，屏住气息。终于，门拉开了。少女脸部的轮廓被一条灯光的细线勾出来，周围是半透明的发丝……真见鬼！

“对不起，我刚下火车，离厂还远，渴得够呛……”我笨拙地解释着。阴影部分渐渐褪色，我看见一双警惕的、睁得

大大的眼睛。

她做了个手势。“进来吧。”

屋里的陈设很简单，糊墙纸有几处剥落了下来。桌上摆着一张镶在玻璃夹中的小女孩的照片，旁边抛着钢笔和蓝皮笔记本。

“坐。”她指指门旁的板凳，一只手背在身后退了几步，在对面的床上坐下来。灯光滑到她的脸上，我愣住了：好漂亮的姑娘。

“自己倒，暖壶和杯子就在你旁边的箱子上。”她随手翻开蓝皮本，另一只手依然背在身后。

水很热，我吹了吹杯里的热气，问：“你一个人住在这儿？”

她抬起眼睛，盯着我，过了好一阵，才心不在焉地点点头。

“刚抽上来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我又重复了一遍。

“一年了。”

“原来在哪插队？”

她惊奇地扬了扬眉毛。“还有什么要问的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“比如，你手里拿着什么？”

“你大概是读《十万个为什么》长大的。”她从背后抽出一本明晃晃的匕首，放在桌上。

“正相反，我小时候很不用功。”

她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。“所以你现在开始用功了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快喝你的水吧。”她皱起眉头，不耐烦地挥挥手，匕首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亮闪闪的弧线。

寂静。

她用刀柄在桌上轻轻敲着，节奏忽快忽慢。她侧着头，仿佛这声音中包含着某种特殊的意义。显然，她正沿着一条习惯的思路……啜的一声，她把匕首抛在桌上，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，一棵小杨树把闪光的三角叶簇伸向窗口，在她的肩头欢跃，似乎在迎接这位等待已久的女主人。

我望着她的背影，手中的杯子颤了颤，也许该说点什么，打破这尴尬的处境，打破性别、经历和黑暗的障碍，说不定在命运面前，我们有着某种联系，而这种联系往往又是那么脆弱，那么容易错过。

桌上的那位小女孩调皮地笑着，悄悄地和我打招呼。

“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？”我不禁问。

她似乎没听见，依旧抱着双臂向窗外眺望。她能看见什么呢？夜空、田野、树木……或许只有黑暗吧，漫无边际的黑暗。我又问了一声，这时我才意识到，问得多么不合时宜。

她那瘦削的肩胛微微起伏着。突然，她转过身来，冷冷地，甚至有点敌意地瞪着我。“你怎么一点儿不知趣……入境随俗，懂吗？水喝完了，走吧，我需要安静！”

我站起来。“打扰你了，谢谢。”

她点点头，在这一瞬间，我看见了泪水的闪光。

〔萧凌〕

妈妈在弹《月光奏鸣曲》。

屋里关着灯。我象只小猫静悄悄地坐在钢琴旁，小辫披开，散发着肥皂的香味。

月光投在地板上，叮咚起舞，象个穿着白色纱裙的女人，周围的一切都应和着她，发出嗡嗡的回响。

“妈妈呀妈妈——”我突然失声喊起来。

月光凝固了。

“怎么啦，凌凌？”妈妈把手放在我额前，“不舒服？”

“妈妈，我害怕。”

“害怕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是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是由于黑暗，由于月光，还是那些神秘的音响。

我放下笔。往事就是从这儿开始吗？记忆有时真奇怪，选择的往往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。可也许正是这些小事，隐藏着命运不可逆转的征兆。很久不写东西了，笔下很生疏。再说，这算是什么呢？自传？小说的提纲？不，都不是，仅仅是往事的追忆而已。

远处，汽笛尖叫了一声。有时候，我就象一个疲劳的旅客，被抛在中途的小站上，既不想到起点，也不想到终点，只想安静而长久地休息一下。

“幻想嘛，是要不得的傻念头，它只会使人发呆、抽疯，做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情。”物理老师穿着件揉皱的黑制服在讲台上走来走去，用手摸着发育的下巴。“同学们，科学是什么？科学就是理性，其它学问也不例外……”

我举起手。

“唔，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老师，诗歌呢？”

“嗯，坐下，我的话适合各个领域。当然喽，我也很喜欢诗，不瞒你们说，有时还动笔，寄给一些杂志社，编辑同志对我推理的严谨给予了充分肯定。比如，有这么两句：

“地球有了引力，

我们有了力量，

我们可以放心走路，

我们不怕碰上房梁。”

哄堂大笑。

“怎么样，同学们，还不坏吧？”老师谦虚地拉了拉衣角。

“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喂，爬得不慢哪。”

我扭过头去，一个外班的男生拄着棍子爬上来。他象藏族人那样裸着只胳膊，袖子扎在腰间。想起来了，去年暑假我给他补过课。

“恐怕绕道了。”我说。

“没错，这是条近路，来，我在前面开路。”他窜到前面，

用棍子打着荆丛。“快点，离山顶不远了。”

乌云聚拢，低低地压下来，风，扑进我的裙子里。忽然，一声雷鸣，仿佛就在耳边炸开，我的腿被裙子裹住，有点迈不开步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那个男生扭过头喊。

“你先走吧。”

他象山羊似地蹦到我面前，把棍子递过来。“拿着，管点儿用，别害怕。瞧吧，这才是真正的暴风雨呢。小时候，我爬到这山上摘酸枣，就我一个人。赶上下雨，嘿，那才来劲。我把衣服一脱，”他用手在胸脯上拍了拍，“就这样，我站在山顶上，云彩就在我脚下，翻呀滚呀，轰隆轰隆响，我大声喊啊叫啊，到处都是我的声音，你猜我喊什么？”

“喊什么？”

他爬到一块陡峭的石头上，朝山谷大声喊起来：“呜啊——呜——啊……”

回声在山谷飘荡，经久不息。

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他带来风尘、寒冷和陌生的气息。

我这是怎么啦？浑身都感到不自在，思路也乱了，都是这个该死的家伙。他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只因为水和光，他才来到这里。然后呢？请吧，即使所有的路都又远又长……

我和黑夜面对着脸。

空虚、缥缈、漫无目的，这是我加给夜的感觉？还是夜加给我的感觉？真分不清楚，哪儿是我，哪儿是夜，似乎这

些都浑然一体了。常常是这样，有生命的东西和无生命的东西在一起的时候，才会和谐、平静，没有冲突，没有欲望，什么都没有。

小杨树啊，你不停地说些什么？

“你在看什么？凌凌，看海鸟吗？”

“看太阳，妈妈。”

“别胡闹，会把眼睛搞坏的。”

“没事儿。”

“听话，凌凌。”妈妈发黑的皮肤上，水珠象一粒粒钻石，“不去游会儿？”

“你先去吧，妈妈，我晒晒太阳。”

我趴在发烫的沙滩上，不眨眼地望着太阳。太阳的轰鸣震耳欲聋，盖过波浪的脚步声和人群的喧嚣。我闭上眼睛又睁开，色彩迅速地变幻着。

天空变得那样暗淡，那样狭小，象一块被海鸟衔到高处
的肮脏的破布。毕竟，太阳是富有的。

涨潮了……

二

〔林东平〕

“抽烟——”我说。

他伸手在铁筒里取出支香烟，慢悠悠地划着火柴。我们俩都习惯了这种冷场。窗外，一片枯叶飘落，碰到玻璃窗上，发出轻脆的声响。

“家里都好吗？”

“爸爸很忙……”

“噢，报上见到了。外国佬们争着挤进来，有什么办法……妈妈呢？”

“打算今年退休。”

“退休？”我沉吟了一下，手指在茶几的玻璃上敲了敲。

门砰地推开了，媛媛冲进来，不知是头巾扎得太紧，还是风吹的缘故，她满脸绯红。“噢，是小讯哥哥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瞧瞧，真是怪事，每回你一来，我们家就静得跟坟地差不离……”

我责备地瞪了她一眼。

她连忙捂住嘴，笑了笑。“不吉利，对吧？应该这么说：‘静得象没有风浪的水面。忽然，公鸡喔喔的啼叫，打破了……’”媛媛扯下头巾往高处一抛，头巾象降落伞似地落在衣架的顶端。“这是课文里的话。”

“去给我们倒杯茶吧。”我说。

“行。‘饲养员老张头赶着牲口出了院子……’”媛媛推门出去。

电话铃响，我拿起听筒，把电线绕在手上。“是我，唔，几点钟？我就来。”

媛媛端着杯子进来，“爸，又开会？哎，这共产党的会

没完没了……”

“媛媛！”我厉声喝道。

“人家都这么说……”

“人家是谁？你又是谁？”

她吐吐舌头，朝小讯递了个眼色。

“留小讯在这儿吃饭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我把挡风玻璃摇下来，顿时，凉飕飕的风灌满车厢，窗帘翻飞，抽打着我的脸，这样好一些，有了疼和冷的感觉。侧视镜里，一切由大到小，迅速地溶化掉。退休，这两个字那么生疏，尤其对于她，甚至有些可怕。她的形象，依然停留在我们初逢的记忆中，依然那么年轻，那么泼辣。时间是不真实的。快三十年了。那次区委扩大会议上我们争执了些什么？是国共合作的前景，还是电厂工人的罢工问题？她握着杯子，不停地在手里转着，却不沾杯里的水。直到争论激化的时候，水洒了出来，她才匆匆喝一口。也许是由于激动，或者光线太暗，我当时并没有看清她的样子。散会后，我们在楼梯转弯处碰上了。她落落大方地伸出手，略带嘲笑地望着我……哎，我为什么又要折磨自己呢？谁说过，痛苦是生命的标志。记起来了，那是医大的第一节课上，一位留美的老教授说完后，用英文写在黑板上，粉笔末轻轻飘落。那是一个秋天的早上，阳光从乌蒙蒙的老式窗户上透进来……我和那个蓬头发的大学生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吗？我的头发白了。

窗外，两个满身油渍的青年工人挟着饭盒，边走边争论着什么，他们抬起头；戴着方格红头巾的小姑娘啃了口热白薯，抬起头；水龙头边洗衣服的女人在围裙上擦擦手，抬起头。他们的目光包含着什么？也许，他们从来不去想车里坐的是谁，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吧？只有民警同志把绿灯统统打开，甚至还扬起雪白的手套。

市革委会门口，停着辆黑色的吉姆牌轿车。我从牌号上认出了它的主人：这位现任的省委第二书记，在我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的时候只不过是我不属的处长，他的晋升是在我调任之后，据说是由于在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。

幽暗的门厅里，两个人正在交谈。

“……吴书记，阻力不小啊，咱这扛枪杆子出身的可有点儿玩不转，总有那么几块朽木你动弹不得……”这是王德发的山东口音。

“我也是这么块朽木吧？”

我咳了一声，他们转过身来。

吴杰中伸出瘦峻峻的指头。“老林，你在背后搞突然袭击嘛。”

“那可没有好下场。”我说。

我们笑了起来，但每个人笑声不一样，显得很刺耳。

“吴书记来检查我们的工作。”王德发说。

“谈不上检查，路过这里看一看。这个季度生产情况怎么样？”吴杰中拉了拉披在肩上的黑呢大衣。

“不好。”我说。

难堪的沉默。王德发从口袋里掏出块大手绢，哧哧地揩着鼻子。

“张庄煤矿恢复生产了吗？”他问。“中央对这件事很重视。”

“冒顶后正在组织人抢修，但关键是事故的原因没有查清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否则，类似事故……”

“我看，不要因噎废食嘛。”吴杰中不满地摇摇头。“好啦，这个问题你们再研究一下，要尽快上马，全国都在看着这煤矿样板，主要是个影响问题……你们回去吧，不用送了。”

“那件事说定了？”王德发插了一句。

“噢，我看算了。”

“剧团的同志连行头都备齐了。”

“不过不要搞什么排场，大家聚一聚……”吴杰中瞥了我一眼。“老林也来吧？”

“不，我今天不大舒服。”

离开会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，我走进办公室，在桌前坐下来。桌上的印台、笔架和镇书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让我安静一会儿吧，我累了。小时候，镇上东街的张瞎子摇摇头，说我一辈子操劳没好报。为这话，奶妈差点给他一巴掌。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：我踮起脚把下巴放在冰凉的枣木柜台上，望着那封在黑色膏药里的眼窝和那双颤巍巍的大骨节的手。他把竹签扔进筒里哗啦哗啦地摇着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红嘴的金丝雀不耐烦地跳来跳去……

我抬起头，夕阳照在巨大的本市详图上。那些密密麻麻的线条、圆圈和符号渐渐模糊了，只有那座醒目的市委大楼悄悄立起来，俯瞰着全市。三楼东侧的窗户在夕阳中燃烧。象透镜的焦点聚起来……奇怪，只要我一坐在这张桌子后面，就变得有信心了。似乎只有这个时候，在这堆闪闪的文具之中，我才找到了自己的合法地位……

门推开了，小张无声无息地走进来。“林主任，有几封群众来信……”

“去交给信访组。”

“是信访组让转来的。”她神秘地笑了笑。

“放在这儿吧。”

信封重新封过，我用剪子一一拆开。其中大部分是附近县份的灾民写的（想起今年夏天的洪水，真让人不寒而栗），要求调查国家救灾资金的去向。救灾小组组长，是由王德发兼的。每次常委会上他总是要大谈各项救灾的具体数字，而他那件褪色军服上的汗碱从不洗掉，散发着恶臭，似乎能给人一种呕心沥血的感觉。其中居然有这么一封莫名其妙的信：“……请于每星期三、六晚上到人民东路75号捉奸。”这些人发疯了，居然把这样的信也转给我，简直是开玩笑！我把信锁进抽屉里，那里已经躺着一百来封，再多几封也算不了什么。

开会的时间到了。我走下楼，推开小卖部的门，苏玉梅正低头看书，一缕头发垂下来。

“来盒烟。”我说。

她抬起头的刹那间，目光很集中，显然刚才的专心是一